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資治通鑑

六

卷一百十九至卷一百四十四

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殿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空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輔王留子義康爲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爲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爲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五月乙酉魏更謚宣武帝曰道武帝魏淮南公司馬國璠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司馬文思告之庚戌魏主殺國

璠道賜文思爵鬱林公國璠等連引平城豪桀坐族
誅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當坐魏主以玄之
燕朝舊族欲宥其一子玄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
命乃殺玄之四子而宥磨奴 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傳
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
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
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甲子帝
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
爲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灋駕入建康宮
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
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

廣邈之弟也帝臨大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
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

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
之過矣 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

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
降褚后爲王妃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孝
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爲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
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
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
爲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
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爲

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爲南康郡公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曆爲永初曆 魏主如驛犢山遂至馮涵池聞上受禪驛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 秋七月丁酉魏主如五原 甲辰詔以涼公歆爲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爲安西大將軍 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之

所殺過半林邑乞降前後爲所鈔掠者皆遣還慧度在
交州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
不拾遺丁未魏主如雲中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
兵攻秦浩疊旣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
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
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
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柰何弃
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
國雖小足爲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
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
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

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
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亶將
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
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
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爲
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
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
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
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爲酒泉太守敦煌太
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奔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
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而

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
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何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
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兒
女子之悲乎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爲人
臣妾乎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爲牧犍
婦 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
義符爲皇太子 閏月壬午詔晉帝諸陵悉署守衛

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
千餘人而還 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麤險好殺
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冬恂帥數十騎入
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遜遣世子政德攻敦煌恂閉城不戰十二月丁亥杏城羌酋湍子帥三千餘家降魏是歲魏姚夫人卒追謚昭哀皇后

二年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論曰夫

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以楊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司徒尚書僕射徐羨之爲尚書令楊州刺史中書令傅亮爲尚書僕射辛未魏主行如公陽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于敦煌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弈于輔國將軍元基攻上邽遇霖雨而還三月甲子魏陽平王熙卒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河西王蒙遜築隄壅

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恂將宋承等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弟子寶囚于姑臧於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稱臣朝貢 夏四月己卯朔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勲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盤有以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六月乙酉魏主北巡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巡至河 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盤遣征北將軍木弈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于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初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

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
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
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
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
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
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
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
官臨于朝堂三日 庚戌魏主還宮 冬十月己亥詔
以河西王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
史 己亥魏主如代 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沖平
陵帝帥百官瞻送 十二月丙申魏主西巡至雲中

秦王熾磐遣征西將軍孔子等帥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川 河西王蒙遜所署晉昌太守唐契據郡叛蒙遜遣世子政德討之契瑤之子也 上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

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絕其言及上即位
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爲豫章太守
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第
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魏王自雲中西巡至屋竇城 癸
丑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
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謝晦爲領軍將軍
兼散騎常侍入直殿省摠統宿衛徐羨之起自布衣又
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郎朝朝野推服咸謂有
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觀戲常
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

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
爲長 秦征西將軍孔子等大破契汗禿真獲男女二
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真帥騎數千西走其別部樹
奚帥戶五千降秦 二月丁丑詔分豫州淮以東爲南
豫州治歷陽以彭城王義康爲刺史又分荊州十郡置
湘州治臨湘以左衛將軍張邵爲刺史 丙戌魏主還
宮 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
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
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
宗廟而已上性不信竒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

所聞上拒而不荅檀道濟出爲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
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
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
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荅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
未出義真爲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是後大州率加都督
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 帝疾瘳己未大赦
秦雍流民南入梁州庚申遣使送絹萬匹且漕荆雍
之穀以賑之 刁逵之誅也其子彌亡命辛酉彌帥數
十人入京口城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 乙丑